

凝望一棵古树

□刘友洪

说它很出名,那是因为它已经拥有两千多年的树龄,是四川省的一级古树,眉山市的“树王”。说它很无名,那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工作25年,之前居然没听说过它。

当我得知了它的存在,就心心念念不能忘怀。但当我用两千年乘以三百六十五天,得出七十三万天的时候,我竟失去了去探视它的勇气。

两千年的光阴,不仅是一个时间长度,更是一个包含时空广度、厚度、深度的立体聚合。这两千年中,蕴藏着多少惊世骇俗、传奇故事和文明成果。而我,仅仅是这两千年中一个毫不起眼微不足道的尘埃,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探视它呢?

可我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它的吸引。在兔年正月的某一天,当我脑海中冒出探视的念头时,我立马驱车前往眉山市东坡区万胜镇天乐村,去赴一场久违的约会。

它立于法宝寺内一座小山头上。它孤寂地立在那里,四周都低矮了下去,周围没有树与它相伴。几栋寺庙的屋角伸拳踢腿,与它显得格格不入。

我以朝圣者的心理,远远地望着这棵千年古树。而它,并不因为慕名前来朝拜的人数的增加而有丝毫改变。其实,我想,树本身是希望低微的,或者说,它并不奢求显贵,甚至说,它不在乎低微或显贵,它心如止水。它就把两千年的光

阴,浓缩成一个站立的姿势,立在那里。我来到它的面前,就如同沧海之一粟,渺小得无以言说。

两千年前,那时的川西大地,还是一片蒙昧。是蒙昧的鸟儿衔子落地,还是蒙昧的古人随手栽插,抑或是蒙昧的春风风过留痕,不得而知,亦无从考证。我只知道,它就在那里落地生根,顺其自然,安下家来。以后的日子,它就守着自己的这一片天地,任凭寒来暑往,不曾挪动半步。

如果我的祖先那时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话,那么它肯定见过我的祖先。他们也一定在它的庇护下躲过火辣辣的太阳,或是滂沱大雨。

在它五百岁时,犍为郡武阳县(今眉山市彭山区)南境才设立了齐通左郡,眉山才开始有了建制;又过了五百年,它才等来了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。

当“三苏”在以他们的祖居地三苏乡为圆心向四周游历的时候,热闹的法宝寺一定不会被他们排除在外。那用石板铺成的长长的盐铁古道,以及古道两旁精美的石窟造像,似乎正诉说着当年的繁华盛景。我相信,当年苏家三父子,定在这棵古树下饮酒赋诗,途中歇息。尔后,他们再去连鳌山和栖云寺游学。之后,它又目送苏家三父子离去。这一送,就是一千年。

苏洵在《木假山记》中说,木假山得

虫鸣、瓜香与月亮

□重李

瓜田刮过一阵风,空气中弥散着西瓜的香甜。夜里的瓜田是寂静的,蓝灰色的天空,明月高挂,我和二娃几个人蹑手蹑脚地穿梭在瓜田,生怕惊扰了这里的原住民。在月光的注视下,我们弯曲的背影在瓜田里反复缩短拉长。

夏天的瓜田里,无时无刻都在奏响着天然的交响乐。蟋蟀在草丛里伺机而动,不断发出蚰蚰声,叫声干脆明了。或者猛地飞到瓜上站立,双臂刺挠着头,梳妆打扮,二娃一挥手,它就逃了去。树上的知了被蟋蟀逗起兴致,铆足了劲,吱吱叫唤,势要成为领唱。我鼻子痒痒,打了个响彻天的喷嚏,震住了知了、蟋蟀,只剩下河里的野蛙呱呱啼叫。

风吹过木屋,呜呜作响,我们的眼里,只有那一个平躺着的西瓜。

瓜田里,稻草人直立地插在土中,

有只小鸟在它肩上停留。米粒大小的眼珠上下打量,用嘴啄着稻草人发黄的面孔,随即展开翅膀飞走了。稻草人的四周布满了瓜。西瓜一个个挨着打挤,像群硕壮的绿娃娃。

我们没挑瓜的经验,不晓得哪个瓜甜,哪个肉酥。我们蹲在地上,用手拍着瓜身,每个瓜都发出嘭嘭的响声。仿佛下一秒瓜皮就会出现一道小口,随即露出饱满的红色果肉。

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,一只瓜的藤像毛线一样环绕,从缝隙钻到了瓜田外去。我们把它扯下来,放在空地中央。月光照射西瓜身上,形成令人着迷的景象。

我们打开了一只西瓜,吃着西瓜,望着如玉的月亮,仿佛思绪也跟着热风一起吹到了天上去。我们开始讲述起了未

两树花椒满院香

□贾美芳

感觉到,父亲有着山一般的内涵。在我的印象中,好像没有父亲干不了的活。不管干啥,只要父母亲在场,我们就不胆怯,就有底气。

摘花椒时,我们不时被刺扎,手上、胳膊上到处是红色的血迹。“摘花椒不容易,怪不得一斤花椒卖七十多块钱呢。不说种和管理,单单摘花椒,看看多不容易。”父亲边摘花椒边发感慨。摘花椒是不容易,除了一直要忍受被扎的疼痛,还有被蚊子一直叮咬,虽然父亲在树下点上了蚊香,但袅袅蚊烟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。不过我一直在享受着摘花椒的过程。后来干脆把布包挂在树枝上,腾空两只手,感觉轻松多了。不大一会儿功夫,一个袋子就装满了。

以前,我们平时很少吃花椒,只有

来不易,它经历了重重厄运。然木假山是百年之木即可得。而我眼前的这棵古树,历经了两千年的时光,它会经历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,恐怕连它自己都数不清了。两千年的光阴,山水形胜,沧海桑田,几经沉浮,地脉变形,它脚下的那一隅早已面目全非。然而,它从漫长的时光隧道中走了过来,孑然挺立在我们面前,我想个中原因,除了天地上苍对它的垂爱,更有它自身的努力。它是把“活着”作为最高追求,只要有一口水,一捧土,它就要一直活下去。

我围着这棵古树,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岁月的沧桑,在它身上留下了沟壑百千疮痍满目,那是地震、洪流、兵燹、火灾留存至今的苦难图景。

我问过往路人:“这树有名字么?”他们都摇摇头。有一个人回答我:“叫黄葛树呗,牌子上写着呢。”我去请教法宝寺僧人,他说:“就叫法宝寺黄葛树吧。”竟然,它还没有一个自己的专属名字。

曾有一位知名作家写过一篇文章,讲述他如何为一棵古柏取名而颇费心思。眼前这棵古树,它何需一个名字,它那傲立的身姿,它那沧桑的躯体,它那两千年也就是七十三万天的光阴,就是无可替代的名字。

在古树这里,光阴是一种坚守,一种定力,一种淡然,一种超凡脱俗,一种物我两忘。

来。我想当个农民,一直与土地为伍。他们都笑了,唯独我拿着瓜皮望着远方,我的思绪融进了黑夜,未来离我们太过遥远,在风的吹拂下,我们说起那些游戏和玩具,说起学校里那些滑稽的故事。

夜深了,月亮旁升起群星,它们眨着眼睛观察着我们与虫群。我们也望着它们,一眨眼,群星以不可估量的速度转移方向。

萤火虫提着明灯在长空里升起又落下,不停盘旋,为这地界留下一丝欢愉。不必想长大,也不必像将来,日子如瓜甜蜜蜜,轻松、欢快。虫子依旧奏响自然的交响乐,旁边传来二娃的呼噜声,后来我也睡着了。

梦里,我和二娃他们依旧啃着西瓜,汁水浸湿我们的衣裳。我流下不争气的口水,任由夏日的悠哉爬遍全身。

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,才买包花椒炖肉,或者擀成花椒面放进饺子馅里做调料。如果谁牙疼得受不了,咬几颗花椒来止痛。最近几年,村里村外到处可见花椒树的影子。花椒树生命力特别强,生长旺盛。因为有刺的缘故吧,人们都把它们安置在墙角,或者是田野里的沟边和路旁,做围墙用。它们不择地势,对人类无所索取,只要有点阳光、有点雨水就疯狂生长,一棵小小的树苗,用不了几年时间就会长成繁茂的花椒树。到了节气,累累果实成熟了,只等着人们去采摘。花椒的香味弥漫在乡村的角角落落。

大自然真是奇妙无比,任何一种树木,都有它们自己的精彩之处,都有它们的价值所在,都有自己独有的奉献。

雨中的舞台

□严裁平

上车点火,挂挡起步,开出地库,收音机传来交通播报:自7时30分起,市区有较强降雨,部分道路预计出现积涝和交通拥堵现象,请早起上班的车友们注意交通安全。

果不其然,地库出口外恰有一辆黑色轿车急行至积水路段中央,忽然熄火,前灯和尾灯闪烁片刻后,停止了挣扎。其后跟进的一排车辆顿时陷入慌乱,或是掉头原路返回,或是停车靠边规避,生怕被缓慢上涨的水势淹没。然而,雨势渐大,水势汹涌,车流与浊流搅动在狭窄的双车道内,一时间谁也无法动弹。车主们纷纷下车,争吵着谁先走,谁后走,谁该掉头,谁该前进,焦躁、不安、苦闷的情绪漂浮在水面上。

只见熄火轿车的司机缓步下车,与座驾自拍合影后,从后备厢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把木吉他,走到路边屋檐下,竟自顾自地弹唱起来。粒粒水痕划过金丝眼镜框,西装下的白衬衫湿透了一半,紧紧贴在肚子上,快速波动的指尖震碎随风急袭的雨丝,歌声粗犷沙哑,嘴角泛起的涟漪自在又洒脱。

他在干什么?他不赶去上班吗?他不打电话求救吗?他不找拖车帮忙吗?大庭广众下,他怎么就这样唱起来了呢?他怎么能那么放肆地享受快乐?难以理解又不可理喻。

“先生,雨越来越大了,我的车底盘高,能过积水,要不我送您?”我驱车停在他跟前,试图打断他的演奏。

他望向我,咧嘴一笑,半吟半唱回复道:“今天我不上班啦!今天我不上班啦!”

“即便不上班,人也得走呀?万一被淹了怎么办?”

“谢谢!但是今天我不上班啦!”他说完便低头吟唱,不再回复我的呼喊,任凭歌声沉浸在雨声中。

雨势渐大,我驱车离去,后视镜中,那人舞动腰肢,抖动双膝,掌心拍打在吉他上,在后排车鸣与双闪的伴奏声中,随风雨尽情摇摆,那肥硕又灵活的样子,滑稽又可爱。

到了目的地,打开手机,刷屏间,居然看到了那人的直播间。原来他是一名程序员,大学毕业前打算成为原创歌手,奈何天赋不足,只能钻研干巴巴的程序代码。今天停车熄火,他终于可以给自己放上半年假,拿出尘封已久的木吉他,唱出自己给自己写的歌。

或许是因为工作日,他的直播间里没有几名观众,可零零碎碎的点赞并没有抑制他释放激情,尽情摇摆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了雨中的舞台,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在梦中追逐快乐的人。

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”我们的人生本就短暂,对快乐的追求本不应该被世俗的奔波所遮掩。难得跳出日复一日的“轮回”,自然该抓住机会,尽情享受快乐。而且,快乐离我们不远,它们可能藏在雨中,藏在风中,藏在我们的后备厢里。只要主动放下生活包袱,张开双手,便能拥抱快乐。